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二十六回 靖松封書謝故人 太宗賜爵酬將士

卻說朱木蘭同元帥、軍師、突厥並二國將士，祭奠二國陣亡官軍。眾將見元帥流涕，大眾傷感。木蘭來營中，對阿珍說道：「今見沙場之士，得回故里，實為萬幸。須知浮生無定，榮辱何干？父生母鞠，全受全歸，始為孝子。待回家見了父母，即便修真鍊性，做個清靜閒人，何必居名利場，醉生夢死，終無了局。」過了數日，中軍炮響，三軍凱歌，向南而行。朱明受了界牌關總兵之職，不得南回，與木蘭揮淚而別。大軍行了多日，過了雁門關，兵向五臺山而來。木蘭對元帥、軍師道：「末將向蒙山上靖松道人，贈我明駝出征，頗賴其力。今欲往山拜之，更索回書與喪吾和尚。」元帥準令，木蘭單騎奔上山來，參謁靖松。那明駝見了靖松道人，也搖頭擺尾，叫跳起來，如見故人之狀。道人謂木蘭曰：「子之不見，今已十餘年。將軍此時，沙場壯志，陣上雄心尚在否？」木蘭曰：「境過成空，無復人我。弟子之心已灰矣。」靖松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貧道已修書一封，煩將軍寄於喪吾，叫他依書而行，切不可效從前種種故態，與魔魅為伍。」遂將書交於木蘭，木蘭收好。靖松道：「吾師姓吳，名大杲，素慕將軍之德，求將軍踵門一娛。」木蘭大喜，即同靖松下山來。行不上五里，見修竹茂林，圍繞一庄。庄前泉水嫋嫋成音。靖松道：「此庄名聽泉庄，即吾家師父所居也。」正說之間，一白髮老人扶杖而出。靖松上前施禮曰：「此即弟子往日所稱之朱將軍也。」木蘭慌忙上前拱拜，老人雙手扶住道：「靖松皈依老氏，卻又喜與老生講儒理，不期將軍過聽，屈駕到此。」挽木蘭至草堂而坐。木蘭問曰：「弟子生性愚昧，不諳儒行，祈太夫子略示儒行之約。」吳大杲曰：「所謂儒者，學以立命，盡性為先。道以修身，敦倫為要。愛敬開仁義之源，孝弟居人道之首。於難制之時而制其行，於難存之地而存其心。故云：一念而善惡攸分，寸心而天人是判。」木蘭問曰：「儒者矜言性善尚矣，弟子願聞性道之始終。」大杲曰：「由太虛而有理，由理而有性，由性而有仁，由仁而有四端，由四端而生萬物。萬善，理為之本，性為之用。使萬善有成功者，性為之本，情為之用。情之始生日意，意興而為念，念興而為思，思見眉目之間為想，想轉而為慮，慮則畏心生焉。畏心生則懈心隨之，怠心斷之，惰心敗之矣。夫情之所賴者曰才，才之所賴者曰氣。才不足者為之自暴，氣不足者為之自棄。才大者為之剛，天時不得而奪之，人事不得而沮之。氣足者為之健，人慾不得而勝之，惡心不得而撓之。惟儒者知為善之最樂，敬言直其內，望至善以為歸，恕以行乎外，所以道心為主。人心退聽，故能返真性，全天命。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，詎虛語哉！」木蘭再拜曰：「太夫子之言心性，可謂至矣！但道一而已矣。性道、人道何所分判？」吳大杲曰：「惟喜靜而厭動，若水之善聚則易清。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若人之好生而惡殺。故曰性如海，仁如水。海納百川，仁兼萬善。海非水無以充其量，水非海無以會其歸。海與水既不可分為二，又不可視為一也。如此，則仁與性可知也。性感而情動，若水之流；情動而生好惡，若

水之波瀾。善則搖星蕩月，惡則潰堤覆舟。故曰：若夫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儒者養心以智，存心以仁，遏慾以禮，制情以義，渾忘而化，謂之得道。道也者，因天之理，達之於物，而各得其宜也。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。故者，以利為本。」

木蘭又問曰：「太夫子之言仁與性，可謂至矣。而《大學》教人則曰：致知格物，正心誠意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八者相循，互為體用，究竟以何者為先？吳大杲曰：「物有本末，當先正其心，知止而後能得也。事有終始，當先修其身，明德而後能新民也。禮之易理，順則相主，逆則返本，正心誠意，致知格物。四者聖人窮理盡性之事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四者聖人至命之事也。盡性者，盡吾之心，成己也；至命者，至天之神，成物也。《易》曰：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不外乎是天命之為性。人但知為天賦之理，而不知天之所以授吾以命者，又在性字之初，近二氏之學。謂孤守清寂為見性，存精養氣為固命，而不知性不盡，則不能見。真性不見，終不能達天命。所以淪於氣質之性，血氣之命，何能造聖賢之域，入孔氏之室哉！」木蘭問曰：「太夫子言盡性自盡吾之性，至命是至天之神，弟子願聞其目。」吳大杲曰：「盡性始於盡情，忠君、孝親、敬兄、信友、和室家，皆是盡情。情盡則無愧於心，而性亦盡矣。達性道之本，用情無有不當。從心所欲不踰矩，方謂之見性。推而極之，參天地，贊化育，為至天之神。聖人之能事畢矣。」

木蘭又問曰：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是盡情乎，是見性乎？」吳大杲曰：「非也。此是門人形容夫子與天地合其德，與四時合其序也。溫而和厚，其象如春；良而易直，其象如夏；儉而節制，其象如秋；讓而謙遜，其象如冬。恭則壯而嚴，敬而信，其象如天地。非孔子之德不足以當此，非子貢之才不足以言此。然恭字以處己言為體，溫、良、儉、讓以應物言為用。恭而安，成己也。篤恭而天下平，成物也。恭之為用大矣哉！」木蘭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曾子獨不言恭字，何也？」大杲曰：「恭者，公也。恭則不欺，公則無私。恭近於誠，公近於仁。忠恕之道，即恭字所發揮。恭字理微，忠恕字明而顯。」木蘭曰：「夫子一貫之道，究竟所指何為？」吳大杲曰：「汝善思善問，曷與我往問我兄？」木蘭曰：「太夫子令兄在何處？」大杲曰：「吾學兄也，姓陳名含實，號介庵，莊後一里之地便是。」

於是，三人同望庄後而來。見松柏交蔭，雲封煙鎖，藹然仙居。及至庄前，見朱門丹戶，壯麗非常。戶外牛羊成群，車馬羅列；戶內花木繁植，清香傳外。有三四個庄客，見了客來，拱手而迎。大杲問曰：「老員外可在家中否？」庄客答曰：「在池邊觀魚。」三人步進園中，大杲叫曰：「兄知游魚之樂乎？」陳介庵曰：「汝知予觀游魚之樂乎？」吳大杲曰：「魚游而樂，子觀魚游亦樂也。吾觀汝觀魚游亦樂。所樂者不同，而所以樂其樂者，則無不同也。」四人大笑，齊至中堂相見。禮畢，俱通名姓。介庵曰：「遠客至此，有失迎迓，祈將軍恕罪。」木蘭曰：「晚生恐尊翁見叱，故借光而來。少聆清誨，以慰生平。祈尊翁不以武夫見棄之，即為萬幸。」吳大杲曰：「適與朱將軍談及《論語》一貫之旨，愚弟對答不出。老兄素明儒術，祈不吝斯道之隱，發一言以示未悟。」陳介庵曰：「吾與爾皆安人也。吾非夫子，汝三人非子輿，何得言一貫之道？豈不愧死！」吳大杲曰：「聖學備於《六經》，有德者必有言，人能潛心體會，亦可深知其奧。但有言者，未必有德。老兄精通《六經》，試言之，何害於義？」

陳介庵曰：「一貫之道，予不能知，但其理可測。堯、舜授受以中，孔門授受以一，曾子又教人止於至善。子思承列聖之旨，又教人以中庸。孟子則又道性善，其立言不同，所指則一。一者，理也，貫者，通也。一者，誠也，貫者，明也。一者，明也，貫者，照也。一者，太極也，貫者，四象八卦也。所謂一者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明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人得一以靈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故正心誠意，格物致知，中人以上之學問。修身正心，中人以下之學問。治國平天下，為至命之事業。一貫之理，大約不越乎是也。」木蘭又問曰：「正心誠意，切要之處在何處？」介庵曰：「畏人知而不為，謂人不知而為之，二者皆羞惡之心也。由此而推極之，自然慎獨謹微。參天地，贊化育，皆從慎獨謹微做出來。然則羞惡之心非他，天地來復之心也。君子敬以存之，小人肆以失之。故曰羞惡開仁義之源，敬肆為人禽之判。切要之處，不可言而喻矣。」陳介庵恐木蘭不悟性命同出於一源，視齊家、治國為二軌，取筆畫一圖於紙，以示木蘭：介庵指而教之曰：「此圖雖小，可以悟大。圈中一點，庶土指為身中之心，中士指為心中之性，上士指為性中之命。《易》曰：仁者為之仁，智者為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木蘭聽罷，側身下拜。介庵命家人排出酒席，四人共坐暢飲。

靖松歌曰：

月映波心萬派清，水天一色共圓明。  
靜虛識得本來體，自覺蟾光到處明。

吳大杲曰：

心作權衡萬事平，中多雜亂失真明。  
鏡空祇為無私照，養得心源似水清。

陳介庵吟曰：

念從熱處性從偏，一段靈明被物牽。

喚醒主人翁照察，防閑克治最為先。

朱木蘭題曰：

人禽相判應須知，站立關頭莫自疑。

全受全歸為肖子，休教真種入污泥。

四人題罷，彼此相賞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用了早膳，相揖而別。

木蘭騎了翼孝明駝，趕著元帥大軍，繳令而行。行了三十多里，天使捧聖旨迎路陞官，元帥率文武官將俯伏聽詔。云：

奉天承運大皇帝詔曰：咨爾趙國公李靖、鄂國公尉遲恭，統率將士，遠征北番，辛勤十餘年。雖突厥悔悟自新，實卿等以德服力。據卿奏請，按籍加封。

敕封：

趙國公李 太傅兼吏部尚書事 加錫

鄂國公尉遲 太保兼兵部尚書事 加錫

鄂國侯寶林 領湖廣全省節度使

護國侯秦懷玉 領陝西全省節度使

魯國侯程鐵牛 領山東全省節度使

武昭侯朱木蘭 領禁衛兼兵部左侍郎

鎮北侯伍登 領雁門關將軍

文德侯焦文 領玉門關將軍

武德侯焦武 領金牛關將軍

英德伯朱明 領界牌關將軍

左將軍李懷書

右將軍李英玉

詔書宣罷，眾將謝恩。再行月餘，到了長安。太宗率文武出都而迎。君臣相見，虎嘯龍吟，自不必說。下文分解。